

## 离开与重逢,有关文学的秩序重构

□李康宁

“最是人间留不住,朱颜辞镜花辞树。”11月19日,言情小说作家席绢,借助王国维的词作,抒发了被时代所疏离的不舍与遗憾。通过一篇名为《最后一封情书》的告别文章,她宣布“我们要正式说再见了”。

这似乎意味着,言情小说这种曾经风靡一时的文体,因为席绢的告别而归于岑寂。在文中她写道:“下一波新浪潮又狂拍了过来,将人瞬间淹没……被浪给冲趴在沙滩上,就剩转晕圈的昏眼了。”

面对后浪奔涌,席绢认为写作依然有自己的价值。但就她自身的“体感”而言,在新媒体与人工智能等多重元素的包围裹挟下,言情小说似乎已经失去了创作的语境。“目前纯粹以文字表达出的美丽与诉说出的故事,无法在这影音炫丽与热闹成为主流的市场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时代就是一直一直往前推进的,我们辉煌过,我们不抱怨。”

与席绢的黯然离场不同,莫言又火了一把。近日他入驻小红书平台,通过视频与网友打了个招呼,一天内粉丝量就突破了50万。11月14日至16日,在上海鲁迅公园举行的“小红书文学节”上,莫言与海子、木心等作家的手稿,与普通人的作



品并列展出。共同阐述着本届文学节的主题——“生活即文学”。这届文学节,非常注重用普通人视角叙事,磨豆腐的大娘,桂北山区的农妇、外卖女骑手这些素人作者,一样可以穿上主角的行头登场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评价:“我们不仅在看自己,也在互相阅读、互相照亮。”

这两个几乎发生于同一时



空的文学事件,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走向。自动宣布离开的席绢,与在网上与大家再会的莫言,互为镜像。这大约反映了一个趋势,文学的组织流程和成长模式正在发生嬗变。秩序重构让文学不再是绝对意义上的专业化表达,写作者更需要融入众生,让视角和语言变得更为柔软而贴近。

后现代派哲学中,有一种

“去中心化”的倾向。其代表人物福柯认为,中心化的作者是人们人为地制造出来的。人们硬要制造出这样一个“作者”,目的是想从其身上察觉出深刻的动机、创造的力量或天才的构思。福柯的态度是,必须取消主体及其替代物的创造作用。而在今天,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,更加助推了“去中心化”的趋势。文学领域亦是如此。

席绢的言情小说,曾是一代少男少女所着力追捧的经典之作。其故事以才子佳人的恩爱情仇为核心,情节曲折文字唯美,很容易打动曾经的读者们。但简而言之,这仍然属于一种“中心化”的写作方式,带有始终无法去除的滤镜和粉底。而失掉了生活温度与真实触感的文字,再遇到传播力度更强、视听效果更炫的视频或者短剧之后,很容易败下阵来。这也许可以解释,为何她如此伤感地慨叹知音难觅,自己的作品仿佛成了“已经褪色,但一直被珍藏的老照片”。

而以平易近人姿态主动触网出圈的莫言、余华、刘震云等人,则让自己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力延续到了当下。他们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创作追求,但在网络语境中,亦能展现自己从容、智慧甚至松弛感的一面。无论是专业的评论家还是一般的追星族,都能从其身上找到看点,也让其形象更加丰满而鲜活,不至于“失焦”。从另一个角度看,大量素人作者的涌入,为文学的多样性提供了新的原动力。像外卖诗人王计兵,矿工作者陈年喜,以及本次小红书文学节上的更多作者,用自己的真实经历构筑起属于自己的文学力场。其架构未必是高深或者宏大的,但却是真实可感的,同样可以触发阅读者的深思共鸣。



## 《四喜》的选择

□张莹

电视剧《四喜》在央视开播收视不错,蒋欣童瑶双女主的故事徐徐拉开。“四喜”是四个不同身份、背景的孕妇,她们在对待生育和家庭时有不同的选择。

《四喜》根据小说《有喜》改编,其中的第一喜是童瑶饰演的沈明珠。她生下来就被重男轻女的父母抛弃,养父母待她如同珍珠,把她养得很好,漂亮聪明又有独立个性。她找了一个帅气多金的男朋友冯建奇(付辛博饰),两个人感情深厚,怀孕后的她,和丈夫憧憬着未来的幸福生活。冯母何丽华(岳红饰)一直看不上沈明珠,冯家开大公司,沈家开小饭馆,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还没有开始就鸡飞狗跳。后来由于冯建奇的坚持,再加上得知沈明珠怀上了冯家的血脉,何丽华只能选择妥协,一场认亲宴又变成了一地鸡毛,最终两家人不欢而散,让街坊看尽了笑话。

剧情很快有了反转。冯建奇意外去世,珍珠肚子里的孩子就成了冯母的唯一寄托。一向颐指气使的何丽华瞬间蔫了,以前不让沈明珠喊妈,这会儿又让改口喊妈了,因为她想让沈明珠把孩子生下来。生还是不生?对于珍珠来说是艰难的选择。演到这里的时候,很多人为珍珠的抉择提着一口气,人物命运既要自洽,又要符合观众

的期望。还好,珍珠是一个能够自立又拥有温暖亲情的女孩。

第二喜是许知夏,是家中的长女,她有责任心,性格上上进能干,家庭里里外外都需要她操心。不仅有一个什么都靠她的爹妈,还有个不成器的弟弟许知冬,好在小家庭很幸福,丈夫很疼爱她,有个乖巧的女儿。她怀了二胎,因为丈夫没有上进心、自己工作压力大而陷入两难。

蒋欣演这个角色再合适不过了。在许知夏身上,既有樊胜美被重男轻女家庭拖累的心酸,又有华妃“被辜负”的嚣张跋扈,她演绎的许知夏,让人心疼,又让人敬佩。那种为了工作的执着和认真,为了家庭的操劳,被蒋欣塑造得非常生动。观众期待她拥有幸福的生活,而原著中许知夏的“喜”似乎并不如人意。

第三喜是碧晨,她是许知冬的女朋友,她只想找一个普普通通的人,过普普通通的幸福小日子,她真诚地爱着知冬,她能容忍知冬的普通甚至不思进取,她能容忍知冬家庭拮据精打算计。可她觉得知冬爱她,给她端茶送水、知冷知热,就足够了。

在原著小说《有喜》中,结婚后的碧晨发现知冬出轨,一向心软的碧晨这次没有给他机会,毅然决定离婚。离婚后的碧晨彻底放下过去,提升自己,人生变得洒脱。碧晨虽然是这部剧中的小人

物,却可能是很多懦弱女性自救的理想选择,不知道《四喜》剧情的延展会做出怎样的改编?

第四喜是王菊饰演的沈明珠的闺蜜大倪,她身上的市井气和明亮的性格,让这个人物在《四喜》中不可或缺。王菊生活化的表演自然松弛,和大倪的性格形象完美结合,她用“直球”方式追求中学老师胡刚,不矫情、不内耗,想来这第四喜就是他俩了,值得期待。

在这部剧中,王菊贡献了轻松的剧情:比如她吃着包子在车里等珍珠,她的车压着实线,交警过来问“什么线?”她答“猪肉大葱馅的”;还有她和徐志胜饰演的“拆二代”相亲,你来我往的逗趣,因为太搞笑登上了热搜。

相比于原著小说,电视剧《四喜》的编创不仅增加了很多生活化的编排,还对原著进行了温和化处理,比如原著中珍珠在养父母家没那么受重视,电视剧则给观众呈现了一个温暖有爱的家庭,不仅滋养了珍珠,也给了她底气;原著中知夏和丈夫的感情淡了,这让她在抉择要不要生二胎时,除了经济上的考量,还有对未来家庭的迷茫,电视剧则给知夏一个爱她的丈夫,这样剧中的矛盾冲突就不那么揪心,人物也更加自洽。

四喜的故事还在发展,她们的命运和选择对观众很有吸引力。

